

鄭振鐸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鄭振鐸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郑振铎文集(第七卷)
Zhengzhenduo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7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frac{5}{8}$ 插页 4
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100

ISBN 7-02-000410-5/I·411 定价 6.40 元



一九四九年七月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与李健吾（左一）、唐弢（左二）、柯灵（右一）王辛笛（右二）摄于北平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

第七卷说明

本卷收辑作者建国前撰写的未收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有关中国文学论文和建国后撰写的中国文学论文，编为“文学杂论”。此外，《劫中得书记》系作者自己编定，曾于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书林杂记”收集作者访书的杂记。

本卷材料来源，除有关出版物、报刊外，未刊稿、讲稿部分，均据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编印时对原资料中若干排校错误，作了必要的订正。

第七卷目录

文学杂论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3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	13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	26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戏曲传统	41
中国文学的发展	54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68
中国短篇小说集序	82
中国短篇小说集例言	87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序言	89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言	91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下册序言	95
中国短篇小说集第三集上册序言	99
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	103
论唐代的短篇小说	119
宋元明小说的演进	125
明代之短篇平话小说	166
明代的小说与戏曲	168

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	175
清朝末年的小说.....	194
中国小说史料序.....	203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	205
水浒全传序	207
中国小说八讲(提纲)	214
 中国的戏曲集	 238
中国戏曲的选本.....	240
关汉卿绯衣梦的发见	283
元人小令集序	285
中国剧场的变迁是怎样的? 古剧里面有无脸谱 和“武打”之类的成份	 287
跋所藏散曲目	292
明钞本录鬼簿跋.....	293
接收遗产与戏曲改进工作	295
有关发扬昆剧的三个问题	298
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序	303
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序	307
古本戏曲丛刊三集序	309
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序	312
关汉卿传略	314
论关汉卿的杂剧.....	318
关汉卿戏曲集代序	348
刘知远诸宫调跋.....	358

步韵诗	363
纳兰容若	364
孔雀东南飞	365
碧鸡漫志	367
李后主词	369
唐 诗	370
郑 厚	371
王若虚的文学评论	372
几部词集	373
李清照	375
孟姜女	376
平鬼传与捉鬼传	380
警世通言	381
老虎婆婆	383
蝴蝶的文学	385
什么叫做“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 “弹词”、“鼓词”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	397
“词”的存在问题	400
词与词话	403
影宋本楚辞集注跋	411
屈原传	414
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	419

劫中得书记

劫中得书记	429
-------------	-----

劫中得书续记	498
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	546
清代文集目录序	591
清代文集目录跋	593

书林杂记

求书目录	599
关于永乐大典	634
漫步书林	640
中晚唐诗纪	680

文学杂论

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中国素以文教之邦著称。中国文学发达的历史也至少在三千年以上，历代帝王且时时下崇“文”之诏令。以中国人之如此重视文学，以中国文学所历年代之如此长久，宜其能蓬蓬勃勃，产生无量数之杰作了。然而除了诗歌与论文、杂著之外，其余戏剧、小说、批评文学之类并不发达。这是什么原故呢？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其他真正文学，则提倡者决无其人。诗歌最容易发泄人的真情，故最发达。至小说之类，则所谓文人者且鄙夷之而不屑为。《四库总目提要》且以“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勿贵。……王圻《续文献通考》以《西厢记》、《琵琶记》俱入经籍类中，全失论撰之体裁，不可训也”。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原故，大家才稍稍承认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但是一般人还不大明了文学究竟是什么，也不大知道中国文学真价的所在。有人以学校中的“功课表”算为文学。也有人把宋元理学，汉人章句，也叙入文学史之中，又有人以陶潜来同俄国的托尔斯太相比。中国文学真还在朦胧阴影之中，没有露出新明的阳光呢！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前次，文学研究会在上海开会时，我曾提出一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范围与方法”。当时大家曾讨论了一回，因为这个问题的复杂与重大，时间又是太短，所以没有议出什么结果来。

现在，我先把自己的意见，简简单单的写出来，请研究中国文学的诸位先生，给我些教正。

一 整理的范围

文学的范围，极不易确定。如果我们说《诗经》是文学，《西游记》是文学，或是《日知录》不是文学，《朱子语录》不是文学，那是谁也不会反对的。如果一进到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那末，便不易十分确定了。譬如问：“王充《论衡》是不是文学？”“《北梦琐言》，《世说新语》，算不算文学？”或是“《陆宣公奏议》，《贾子新书》，是不是文学？”便不易立刻回答了。至少也要把文学的性质懂得清楚，并且把这种书的价值与影响研究得详详细细，才能够无疑的回答说：“这是文学”，或“这不是文学”。

而欲确定中国文学的范围，尤为不易。

中国的书目，极为纷乱，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也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的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颢、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最奇怪的是子部中的小说家。真正的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等倒没有列进去。他里边所列的却反是那些惟中国特有的“丛谭”，

“杂记”，“杂识”之类的笔记。我们要把中国文学的范围，确定一下，真有些不容易！

现在凭我个人的臆断，姑且把他分为九类如下：

(一)诗歌 这里诗歌一字，所包括的颇广，自四言的诗，五言、六言、七言的诗，以至乐府，词，长歌，赋等等，都包含在内。词是从诗变化出来的，中国旧的分类虽与诗分开，其实性质是一样。只不过音调不同而已。赋自《离骚》以后，作者继出。而《离骚》实为后世诗人之祖，故赋也不能与诗分开。还有民间歌谣，也须附在这一类中。

(二)杂剧，传奇 元人杂剧，及汤若士，李渔，蒋士铨诸人之作都包括在内。董解元《西厢记》，体例与王实甫不同，他这本书，是预备给一个人唱演的，不是预备给许多人扮演的。后世弹词，与他极为相近，亦可附在此类。

(三)长篇小说 中国长篇小说极少。自宋元以后，始有作者。而所谓文人学士对于这种书，并不重视。所以除了《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镜花缘》，《儒林外史》，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如《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秦汉演义》之类百余种以外，长篇小说几于绝无仅有。

(四)短篇小说 唐人的短篇小说如《虬髯客传》，《柳毅传》，《长恨歌传》，《霍小玉传》等都是价值极高的。自唐以后，作者极少，蒲留仙之《聊斋》，与流行民间之《今古奇观》，可以附在此类。

(五)笔记小说 此为中国所特有者。《四库总目》所列子部小说家，几皆为此类。而往往一书中有许多篇是记掌故的，有许多篇是记奇闻的。还有许多是杂记经籍考证及音义的，不能把他们完全当为小说。

(六)史书，传记 长篇传记，中国极少。至于史书，则《左

传》，《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之类，都是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他们的影响极大，后世言文者多称左、马。在文学史上，他们与《诗经》，《离骚》是有同等的重要的。

(七)论文 论文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周秦诸子及贾谊，扬雄，王充，仲长统，韩愈，苏轼，黄宗羲诸人所作的《论衡》《昌言》《明夷待访录》之类，一面于思想界极有关系，一面在文学上也各有相当的地位。

(八)文学批评 中国的文学批评极不发达，刘彦和的《文心雕龙》算是一部最大的著作。章学诚之《文史通义》，亦多新意。其余如《诗品》，诗话，词话及《唐诗纪事》之类，大半都是不大合于文学批评的原则的。

(九)杂著 如书启，奏议，诏令，赞铭，碑文，祭文，游记之类，皆归于这一类。

以上九类，略可以把中国文学，包括完尽。惟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界限极严而隐。有许多奏议、书启是文学，有许多奏议、书启便不能算是文学。所以要定中国文学的范围，非靠研究者有极精确的文学观念不可。

二 整理的方法

我们研究一种学问，不能受制于他人所预定的研究方法之下。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决不敢替别人定什么整理的或研究的方法。但是至少限度的研究的趋向，我想总要稍稍规定一下。因为这种研究的趋向，正如走路一样无论走到那里去，都是非经过这一个地方不可的。譬如在培根以前，研究学问，都只信仰相传的成说，并不自己去考察。在达尔文以前，讲生物原理的人，也

都只相信上帝造物之说，并不去研究生物进化之原理。到了培根、达尔文以后，则研究学问的自然而然的都趋向于归纳的研究与进化论一方面了。又如十八世纪以前，西欧的批评文学家，都以希腊的传统的学说为惟一的批评方针。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不遵守亚里斯多德定下的“三一律”，便被当时的人攻击得很利害。到十八世纪以后，文学的研究者便没有人信仰这“三一律”，而另有他们自己的新趋向了。如果在现在的时候，而还有人拿“上帝创造说”来批评“进化论”，或拿“三一律”来做现在的戏剧的准绳，则这人必定是个非愚则妄的人了。所以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

(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

(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

现在先就第一项略说一下：

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以“文”为载道之具，薄词赋之类为“雕虫小技”而不为。其他一部分的人，则自甘于做艳词美句，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一直到了现在，这两种观念还未完全消灭。便是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被汉儒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了。虽然朱熹能够打破这种解释，而仍把他加上儒家